

「不，大夫，我帶小姐來檢查。」答話的人羞赧的表情呈現出一片紅霞在面頰上，似是難為情的樣子，又似是不好意思說的樣子；多麼善良的面孔，多麼害羞的先生，又是多麼開明的紳士呵！

他雙手遞上了Case record，——似乎禮貌就是他的註冊商標；雖然禮多人不怪，但是在這免費的公家診所中，禮貌倒是不可多見的，——就在這當兒，我正打開了紀錄來看時，有如晴天霹靂，我的心似是冷了半截，我的血壓陡然劇降，我的脈搏快而弱，假如不是我的誇張的話，至少我拿着記錄的手指是正在顫着。心靈的感受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。

——在這當兒，BAR三個草率英文字正似龍飛鳳舞，一個着一個地跳動着，是那麼生氣蓬勃，是那麼活潑可愛，從「職業」欄中跳出來，一直穿過我的視網膜，跳上了……

——就在這同時，一個長髮姑娘，走近了。她髮長及臂，口紅噴血，體態豐盈，十指塗着鮮紅的寇丹……。是失神的樣子，還是心智低能，但又像是不懂事故的樣子，好像才到臺北不久，尚是十七、八歲的小孩子吧。

就在他的招呼下，輕移蓮步走到我的桌前，嫣然一笑，露出滿口黃牙，門齒如半月彎，齒間有空隙，排列疏鬆，高低不平。「這是我們店裡的一個小姐，請大夫檢查。」

這時我真感謝是林主任一直告訴我的修養的功夫，總是多少派上了用場。雖然如此，至少我已感到了全身血液在沸騰中……。在這裡一個多月，我看到了儘多，是社會的黑暗面，偶然看到了社會的光明面，但，是各別看到的。今天，却同時看到了光明面與黑暗面，而光明面正遮住了黑暗面！放大的光明面積創造出更大的黑暗背影，長頭長尾的黑暗面更襯托出光明面的燦爛輝煌，偉大的社會傑作！我在想什麼？……我能想什麼？……

「大夫，請用煙。」有禮貌的紳士遞上來一支香煙，帶着白色濾嘴的Salem，這是我平時所喜歡的涼煙，但此時不知是第幾意識使我頓感厭惡——與其說我在壓制，不如說我在怕，肺癆，我怕嗎？不怕！肺癌，我怕嗎？不怕！那麼到底怕的是什麼呢？真奇怪？！真是神經病。

「您早！」有禮貌的先生又在跟誰打招呼了，是那低沉的，斯文的，是那麼富於磁性，又是那末紳士風度。

「Hai! Morning!」

「您來檢查？」

「No! Never!」尙稱流利的英語回答着：「我來這裡十多次了，都是帶她們來檢查的，都不是我自己的事！」

是她，貴婦人般打扮的她，墨色玻片鑲着，金邊的眼鏡是她的註冊商標。現在這兩個人碰在一起了，我想……最好我不要再想了。

「十六號，進來。」林主任那邊傳出護士的嬌聲。

「你是十六號？」林主任似乎是永不疲倦的。

「是。這是我太太。」

「您不是昨天來抽血了嗎？」

「我昨天來過了，今天是陪太太來。」

「請護士小姐帶她到隔壁去抽血。」

「這是你作丈夫的人做了壞事吧！」

「是。」

「作了丈夫的人怎麼可出再亂來？你不要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要知道紙是不能包住火的，『雞卵密密就有縫』！你以為作了壞事，隨後不痛不發作就無事了嗎？要知道這梅毒螺旋體有其感染的過程，它是在感染後三個禮拜才發生無痛潰瘍，或者叫做硬性下疳，它的特徵就是不痛。」我知道林主任這時必定是在處方單上寫了「螺旋體」「過程」，硬性下疳等字眼以展示患者。「此後6星期才有淋巴腺腫大，這時就是像彈丸一樣硬也不會痛，這種無痛橫痃，裡面實在藏着無數螺旋體，一直到了九個Wks後，就是你現在，才有梅毒疹的出現……假如再下去的話，你看看這些圖片……」可敬的林主任，他的隨機教育又在進行了。



大夫，我看還是您自己多保重！

「現在，你既害人又害己，怎麼能對得起你太太?!」

「我，我真罪該萬死，若沒有先生的指點，我就更慘了，真多謝。但是還請先生不要告訴我太太。」

仍是無限的感觸，交雜着無限的憾意，我緩緩地步出診所。迎面而來的是一位少年人，一位十六歲的少年，他是第二次來這裡。我正猶豫着要如何告訴他檢查的結果，這實在是一件相當棘手的問題令人難以啓齒。

「我，我，我檢查你的抗體價的結果，知道你不是感染來的，而是先天的。請你父母來一趟吧！檢查了以後及早為你治療。」

帶給他的當然是一陣驚惶與失措羞愧與不安。但是有什麼辦法能不使他驚惶失措？有什麼辦法能不使他羞愧不安？是愧疚？是埋怨？是自棄？是憤怒？倒底是誰的過錯？社會？還是個人？上一代，還是下一代？人是奇妙的動物，人的罪過更是難能的問題！一個多月的實習給予我的臨床經驗當然可觀，但是給予我的困惑和感觸更是深刻而長久的！醫生這個職業，倒底是不幸呢？還是萬幸呢？耳聞目睹盡是不幸的劇情，更不幸的是大多數的劇中人正由一些自認幸福的角色在扮演着，這是多麼的不幸呢！此時能作為冷靜觀察判斷者的醫生，又是多麼的幸運！但是就事論事，能作這樣冷靜而徹底的觀察，探悉舞台的內幕，洞見社會的醜惡，難道真是萬幸嗎？僅是觀察是無濟於事的，但是又何能為力呢？

正如那一列列地排着的是些玻璃缸，每當我走過那走廊，總免不了要向缸內觀察注視，我尚記得不久以前缸內大都還是空的，而現在幾個禮拜下來，防腐劑的味道些微可聞，而液面高度也漸升了，原來缸內裝滿是一條條切下來的盲腸，末端均各連着一條條蚯蚓般粗細的闌尾，這些盲腸雖曾一度化膿，或將起膿泡，甚至可能有蔓延滋生的趨勢。但盲腸的切除總算是除去了禍源，我總不禁於敬佩外科技術之偉大，盲腸發炎雖是可怕的事，但畢竟是可以克服的，可怕的是沒有切除的技術，可惡的更是沒有切除的勇氣啊！現在社會雖有盲腸，但這過失不就是你我造成的嗎？開刀吧！我們但願此社會的尖刀針對着社會的盲腸！

林佳谷

談 酒

世界上除了南北極區（因為沒有製酒原料），The Aborigenes of Australia 及 The natives of Tierra del Fuego 三個地方外，到處都有酒。又除了沙地阿拉伯、葉門等同教王國不准飲酒外（事實上偷飲者甚多），到處都有人飲酒。我們知道酒精一入口，20%馬上從胃直接吸收，經血液循環隨即入中樞，作用很快。飲後，自信心增加，有膽量，終日的煩憂、害羞、陌生感等，皆一掃而空，所以自古以來，它就被認為是一種社會潤滑劑。意大利人的「餐」字，包括了酒，幾世紀以來他們一直以爲喝酒比喝水來得安全。

酒，在藥理學上屬於麻醉劑，是一種 Depressing Agent（抑鬱劑），不過一些人總誤以為是 Stimulating Agent（興奮劑）；殊不知酒後的興奮乃是意識的移去作用，使你忘記了做正人君子的教條或規範。一些無知的人一向認為酒是一種“Sex Stimulant”，其實恰反，在此我們用莎士比亞的一句話，可以把酒的藥理作用說得更透徹，“It Provokes the desire but it takes away the Performance.”（雖引慾然去能）。

飲酒給我們帶來暖和感，不錯，這是皮下微血管的擴張和循環加速的結果，不過這是一種散熱作用，所以冷天在外跋涉，若不藉「糖」來補充卡路里，而想用酒來取暖的話，結果大量體熱外散，結果何堪？

一個人的酒量，到底有多大呢？據估計，每10 kg 體重，在1小時內可以燃燒1克（1.25c.c）的純酒精。假設有一個60kg的人，現在要喝一種50%（=100proof）的威士忌，那麼一小時內，他祇能代謝12g（=15c.c），再進一步說，他想今晚暢飲一番，睡到天明（8小時的睡眠），那麼合乎衛生條件的話，他祇能喝這種50%的威士忌 $15c.c \times 8 = 120c.c$ 。以下是我們臺灣公賣局出品的各種酒及它的酒精濃度表，有興趣的朋友，不妨估計一下自己對某種酒，到底有多大的海量？